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五十四
至五十六

43
849
247



冊
4 3
849
247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

孝第四

陳傅繹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位至秘書監

司馬申仕梁為邵陵王丹陽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

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

張種仕梁爲武陵王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爲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還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嘗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繼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

徐凌仕梁爲通直散騎嘗侍及侯景寇京師凌父攜先在圍城之內凌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期司馬暘字文昇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號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闕以姻戚子弟預人問訊梁武帝見暘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日羅兒尙爾顛頓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過甚廬于墓側一月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位至司州中正

司馬延義字希忠暘子也少沉敏好學江陵之陷隨

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鬪還都是義乃躬扶靈
輓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
冷遂至孿廢數年方愈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吳郡吳人字德明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
者父熯嘗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維網捕魚以供
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
竝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惟食一升麥屑糜而已每
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
木終母陸氏又亡兄弟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
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

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
辭不就兄弟竝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癰
年竝未五十終于家

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
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名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
楊州議曹從事史

虞荔爲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荔母隨荔入臺卒于
臺內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繇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
音樂

孔奐遭母憂哀毀過禮時梁王喪亂皆不能行三年

之喪惟與及吳國張種雖在寇亂中不違法度並以孝聞位至散騎嘗侍

殷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繇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慈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爲中書郎兼廷尉卿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子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投身而下捧閱舉視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卽氣絕行路

無不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和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位至給事中

殷不佞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梁元帝承聖初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嘗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至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位至尙書右丞

沈炯爲梁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在東嘗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留之嘗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承聖二年還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嘗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經生妻息誅夷昆季真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

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茅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嚴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彛憲邦之司直若或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趙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

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文武刑于四海弘此孝理寸管求天仰歸帷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詒答日省表具懷卿譽馳咸維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賂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司相迎

尊累使卿公私得所竝無廢也

王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位至徐州大中正

岑之敬爲征南府諮議參軍每忌日營齋必躬自灑掃泣涕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

孟猛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

周確爲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越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府卿歷太

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

程文季父霧洗爲臨海太守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防郢州文季性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沈君理爲東陽太守以父憂去職起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二州諸軍事任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皆三並不就

陸縉字子縉少有志尚以雅正知名父任梁御史中丞及縉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後位至左僕射

袁憲尚梁簡文帝女南沙公主武帝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母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父君正爲吳郡太守憲至宣帝太建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南康內史

徐孝克陵弟也爲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宣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

克取珍果內袖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啟帝帝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竝遣將還以賜其母時論美之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嘗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嘗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外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入船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梢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庾持字允德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位大中大夫江德藻性至孝事親盡禮藻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位至新淦令

陸瓊年十六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後爲吏部尙書丁母憂哀慕過毀

蔡徵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父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位至給事中姚察爲南郡王行參軍兼尙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

處察家口既多竝採野蔬自給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嘗得相繼後爲太子僕父僧垣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僧垣凶聞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始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乃勅申專加譬抑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累年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見其柴瘠過甚爲之動容陳滅入隋開皇十三年襲父爵北絳郡公察徃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垣相見相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爲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遭疾卒

歐陽顛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位至征南將軍張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卽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補湘東王國佐嘗侍韋颯字子羽少有志操弱冠喪父以哀毀甚重至養撫孤兄子以孝義著稱位至宣城太守謝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一二

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徃徃如是親族莫不奇之年十四丁父艱號頓于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喪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華嚴寺請長瓜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耶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入周爲趙王侍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杜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

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武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隋聘使子暉還國後爲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後主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勅報曰省敕具懷雖知哀筭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請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尙書右丞徐祚尙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嘗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涕泣不能自勝祚等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

有孝子客卿日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位至招遠將軍

阮卓父問道初隨岳陽王出江州卒焉卓以後主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父所終因邁疾而卒位至招遠將軍

後魏許謙初爲符離所請之和龍未幾以繼母老辭還位至招遠將軍

崔玄伯爲黃門侍郎從道武幸鄴及車駕還京師次於嘗嶺道武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道武嘉之賜以牛米因詔徙人不自進者給以

車牛

崔懷順父邪利仕宋爲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於郡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尅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

張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太武聞而嘉之高猛虎爲鄴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乞伏保父居獻文時嘗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太子左率申垣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保性嚴肅播罵切至而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

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道善鎮將申年八十餘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保解官奉喪還雒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崔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嘗日沒親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金備位台鉉與叅大謀賞獲豐厚牛羊善澤賞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位至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

陸麗性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位至撫軍大將軍

寇臻字先勝年十一遭父憂居喪以孝稱後爲中川太守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

李東字休賢父遵坐通西賊伏誅東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達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位至司徒諮議叅軍

慕容眞安爲征南大將軍濟南王白曜之子父事誅時人寬之眞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眞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死遂自縊焉

酈暉爲長孫稚行臺郎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喪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寇治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帳幃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

房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奉朝請司空祭酒

宇文延瀛州刺史文福子也延爲員外散騎嘗侍以

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室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

韋雋字穎超早有識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温和謙讓爲州里所稱

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二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嘗著垂裙皂帽位至下邳太守

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其食及紹先卒雍終身不食肝

位至給事中

崔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位至司徒叅軍假寧朔將軍

崔康爲左光祿大夫去職少子季良風望閒雅爲太尉長史及康還鄉良亦去職歸養

崔鑒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時被徵尋以其母老固辭鑒後位至徐州刺史

陰孟貴性至孝每向田間耘耨早朝拜父世隆來亦知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書

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平寧嘗順陽

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

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位至武威將軍

宋繇字體業生而父遼爲張邕所誅繇五歲喪母事

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位至安

遠將軍

崔勉爲散騎嘗侍征東將軍後還家屬母李氏喪亡

勉哀毀過禮病卒

崔孝政字季讓十歲父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

傷汝南王越辟行叅軍

張敬伯平遠將軍讜之子也讜卒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

張彞爲黃門侍郎從孝文南征母憂解任彞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年貌毀瘠當世稱之

崔光韶亮從父弟也光韶事親以孝聞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受

崔敬友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命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

崔光本名孝伯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孝文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

甄琛爲侍中領御史中尉免歸本郡始琛以父母年老嘗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琛於瑩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

哀之咸助加功十餘年中墳成木茂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貞呵叱之誤以杖擊
便卽致死貞爲縣囚執貞處以重坐慮列辭尙書云
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真以誤謬一朝橫禍今母喪未
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幼冲慮身居長今年十
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
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
立尙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
特可矜感孝文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崔休字惠盛爲尙書左丞宣武初以弟亡祖父未葬

固求渤海於是除爲雒州刺史在州數年母老辭州
許之

裴延雋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爲幽州刺史後母隨
延雋在州遇重患延雋啟求侍母還京療治仕至平
秦太守

裴仲規爲司徒主簿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
免
陽固爲雒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禪之
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
族咸歎服焉

辛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無恙垂淚久之
位至揚州征南府長史

辛雄字世賓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
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

袁準修字叔德翻子也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位
至撫軍將軍

令狐仕猗氏縣人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
其母孝著鄉邑

皇甫奴河東郡樂戶同郡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
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尙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
孝之稱

關元明河東安邑人至孝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
日悲動傍隣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
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

樊子鵠爲殷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
子鵠欲與同趨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

鍾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郭文恭仕爲太平鄉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陪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尙書奏聞標其門閭

趙琰字叔起父溫爲楊難當司馬苻堅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以色養餼熟之際必親調之後爲淮南王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不

孝思彌篤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菜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陸夸年二十遭父喪鬢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

盧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尙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爲僕射李冲所歎美

李顯達潁川陽澤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

倉跋榮陽京縣人喪母木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
居憂毀瘠見稱州里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爲爾朱天光所害
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
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
先殺之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
日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
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
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
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門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
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王靜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四百五十四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五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圃琦較釋

總錄部 五

孝第五

北齊楊愔字遵彥魏太傅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
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滎陽未
邪愔號泣感愔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後為
神武行臺右丞遭罹家難嘗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四百五十一

乘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嘗相開慰頃之表請解職歸葬喪柩發吉凶儀仗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情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及為聘梁使至稿礮戍州內有愴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大傳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

劉禕仕東魏為睢州刺史秩滿遙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輔政致禕稱疾不動

陸卬仕東魏為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

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疾後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因弟博卒卬一慟便絕

卬弟彥師字雲仕東魏為襄城剽王元旭參軍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竇泰善騎射有勇略魏末泰父戰沒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位侍中京畿大都督

王昕自素甚肥體豐後遂終身羸瘠揚惜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位祠部尚書

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喪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繇是自勉位清河太守

樊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鄭述祖爲兗州刺史初其父道昭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丘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郡寮

邢劭字子才爲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丁母憂哀毀

過禮

皮叔達有才藻檢行爲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復蘇不飲不食三日致死

廬臣客其姊爲任城王妃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繇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中書

李元忠爲清河王懌主簿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

元忠族弟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及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絲是亦以醫術知名

李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爲開府儀同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駘沒陣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

宋遊道事世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退伏竟雪叔而殺奴位太府卿

魏蘭根爲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及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蘭根爲儀

同三司卒次子敬仲孝昭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

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

祠部郎中

後周樊深河東衙氏人事繼母甚謹仕魏爲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年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遇得相見因以饋母復易姓名逃隱河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

其父負土成墳

柳虬仕魏爲獨孤信行臺郎中大統四年入朝太祖欲官之虬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

王懋魏太尉長樂公盟之子爲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竝經衰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文帝不許

王述魏驃騎大將軍羆之孫幼喪父爲羆所愛及居羆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命中使執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

斛斯徵太傅精之子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其一溢米位太宗伯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遭父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

李旭頓丘人父避爾朱榮之亂奔江南旭累遷納言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位昌州刺史

尉遲迥父侯晃尙太祖姊昌樂太長公主生迥迥旣平蜀爲益州刺史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太長公主年高多

病迥徙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太
 長公主每為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至性徵迥
 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
 柳檜字季華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
 檜子雄亮字信誠父為黃衆寶所害雄亮年十二遭
 父難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讐事具復讐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
 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
 矣何暇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
 如此

盧叔仁舉秀才為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
 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壙遂有終焉之志

柳敏字曰澤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後為
 禮部郎中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為
 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見而歎異之特
 加榮賜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
 力供養其母隨時其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
 口三日悲號踴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
 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

已然可家舊瑩域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馬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師嘗給其衣食人效而可事母以孝聞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如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宗族歎重之位開府儀同三司

趙和爲陵江將軍南討渡淮聞父喪卽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卽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卧疾再周元嘗候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後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裴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其父寬沒後遂斷絕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不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位車騎大將軍

柳慶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重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出後之家更有斬衰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迫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

寇雋與兄祖訓祖禮並有志行家門雍睦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行徃反亦如之位驃騎將軍

杜叔毗襄陽人早孤事母以孝聞自梁歸附爲中散

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後爲義歸郡守自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宅宅經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

韋師字公穎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位汴州刺史

令狐熙爲夏官府都上士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誠之日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

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
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薛真爲驃騎大將軍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庶
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
秦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居父喪哀毀
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嘗抑割哀情以
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復相友愛閨
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惟飲水
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
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狀有詔

表其門閭榮性亦至孝遭父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
卒邑里化其孝行明帝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
乃化先旣表天經又明地義居喪致疚至感過人窮
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
將何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王德初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子公奴并一女以營葬
事因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裴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
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遂在齊境及
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

韋氏樞西歸竟得合葬

隋趙賢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賢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

王士良仕北齊文宣時爲吏部尙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親臨視疾疾愈除滄州刺史

蕭撝梁安成王秀之子歸周爵黃臺郡公文帝令文儒於麟趾殿較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以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署事詔許焉高祖以爲文學博士僞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上表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代惟陛下握鏡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賜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塵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繫慕戀悚

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位等三事
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正朕不逮然進
思盡忠退安侍養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乎
虧此至公平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
劉璠初在梁隨上黃侯蕭暉在淮南璠母於建康遭
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
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其母
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
後起位隴右總管府司鎮

王誼字宜君遷御史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
側負土成墳歲餘詔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

王頌字景彥梁太尉僧辯之子少儻有文武幹局
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頌
因入關聞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
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嘗布衣蔬食藉蒿而卧
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
趙綽初仕周爲內史中士以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
稱其孝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綽仕魏爲度支尚書威
少有至性數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後威拜尚書右

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帝勅威曰公德行
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
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
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
威子夔爲鴻臚少卿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
勝哀而卒

李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
冬單裘跣足州里人物繇是敬慕之德林居貧慙軻
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通
令任進德林仕北齊爲通直散騎侍郎與中書侍郎

宋士素副侍郎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
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
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
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
云孝感所致太嘗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
纔滿百餘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厲疾請急罷歸
梁彥光仕周爲少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
幾起令視事武帝見其毀甚嗟嘆良久頻蒙慰喻
楊素父敷仕周爲汾州刺史沒於齊武帝親總萬機
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

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錄是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劉士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次勺飲不入於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

楊慶字伯悅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待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三十疋綿十屯粟五十石位儀同三司

田德懋魏國公仁恭之子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中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

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高祖聞其事母孝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寒極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靈帝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

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
喪病卒

張炤開皇初爲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
職柴毀骨立未募起令視事固辭不許

蕭圓肅爲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高祖許之
姚最爲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

崔願開皇中爲協律郎太嘗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
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元壽字長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
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位羽衛將軍

李德饒性至孝父純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
及丁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
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踴幾會
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位司隸從事
徐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父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
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馬朔望享祭養母至
孝數十年家人不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瘳肅
親易燥濕憂瘳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亡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衰毀瘠骨立葬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
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披髮徒跣遂以身終

華秋波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瘁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

韋鼎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位至光州刺史

韋秀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居喪以孝聞位通直散騎嘗侍

房彥謙字孝冲父然為廣州刺史彥謙早孤年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

甚厚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中嘗遇替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族取則焉

王盧勤為渭州刺史丁父艱毀瘁過禮

于宣道為內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每令中使敦諭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

達奚長孺為鄜州刺史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

總管

柱整字育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

長孫晟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位左驍衛將軍

蕭世廉開府摩訶之子父與漢王諒同逆伏誅世廉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歎歛終身不執刀刃時人嘉焉

陳孝意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去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創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楊昇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位冀州總管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髻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初仕魏廣平王贊開府參軍事後不仕

郎茂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位饒州刺史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煬帝使謂之日方相委仕職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

楊玄感為禮部尚書其叔父約拜浙陽太守玄感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煬帝謂之日公比憂悴得非為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泣誠如聖旨帝思約廢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六

孝第六

唐虞世南父荔陳天嘉中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濔曹叅軍世南叔父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太建末寶應

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位秘書監

隋竇抗字道生父榮定尚隋文帝姊萬安長公主官至雒州總管封陳國公抗在隋以帝甥之故甚見崇寵釋褐千牛備身屬其父寢疾抗躬親侍扶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毀過禮後爲梁州刺史丁母憂號慟絕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宮人至第節其哭泣

李百藥定州平安人隋內史令德林之子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大業初授百藥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劫賊將加白刃其子安期跪泣請代父寧賊哀而釋之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鄉里所稱賊師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意來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日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馳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千餘株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

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繇可辨或曰子以血霑父骨卽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禮病創歷年方愈

趙慈景高祖潛龍時尙桂陽公主及義兵起隋人將捕之或有勸慈景避吏出入與兵無爲坐受拘繫慈景曰公之所言誠爲良計但吾有老母以吾爲命委之而去非吾心也俄而吏捕繫獄及隋平封開化郡公

陳叔達武德中爲侍中群臣食於御前某有蒲菜叔

達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涕泣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

房玄齡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及父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位司空

劉子翼臨淮人貞觀元年勅召入京辭以繼母年老不赴及母卒摧毀傷感行路

田伯明涇陽人少孤其伯母劉年十九而孀居操行貞固撫育伯明恩義甚篤及劉以壽終伯明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齋居菜食

姚思廉丁繼母憂結廬墓次毀瘠殆不勝喪位散騎
掌侍

皇甫無逸貞觀中爲冀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
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疾而卒
薛萬備爲通事舍人初丁母艱截髮爲髻以克歛及
塋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太宗聞而嘉之降璽弔慰焉
王瞿營華州鄭人事親以孝養聞鄉里稱其敬讓塋
祖父母及伯父皆負土成墳三年乃畢母終亦如之
晝夜悲號哀感行路頭髮盡落形體枯悴墓門三年
不掩夜嘗寢於棺側服終之後仍不離墓焉

溫振中書令彥博之子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
喪以毀卒李乾祐爲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

呂方毅爲右衛鎧曹參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
而車載喪隨母輜車而塋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
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云

劉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
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
冠時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
長安元氏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謂諸孫曰我

兒孝順貫徹幽顯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左
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塋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
路稱之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簡較燕然都督襲封
彭城郡公審禮父沒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察
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亾事繼母平壽縣主又以
孝聞縣主稍有疾輒憂懼形於容色朝夕不寐撫繼
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
之費而審禮妻子自處饑寒晏然未嘗介意儀鳳中
爲洮河道行軍司馬討吐蕃沒於陣其子尚乘直長
逮庶弟太嘗承延景詣關自拘請人贖其父兄

高宗令中書侍郎薛元超慰之曰汝父兄陷身虜庭
徇忠竭節自緣赴救失所非其過也卽宜各守職位
我自遣人贖之必其不來任汝子弟選一武藝者往
也逮庶弟岐州司馬易從俄受詔往吐蕃中省父比
至而審禮病卒易從號泣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
哀其至行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從靈輓歸塋彭
城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代爲嶺表酋長父纔有疾卽終
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苦廬悲感行路
位豹韜衛將軍

裴敬爨爲陳王府典籤父智周暴卒敬爨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疾處吾卽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憲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中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爨每自輿之以候母焉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位寧州刺史

歐陽通率更令詢之子也儀鳳中爲中書舍人襲封渤海縣男丁母憂去職尋起復本官每入廟必徒跣

至皇城門外及直在省則席地藉蒿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啟齒歸家必衣衰經號慟無嘗自武德已來起復而能哀戚合禮者無如通比以年凶未塋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而徹之元讓雍州人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

薛元超內使侍郎道衡之孫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盤石道衡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王鳳仕唐居官與其子逸及操遇賊賊脅逐鳳逸以身護蔽之父乃得全二子皆死

狄仁傑授并州都督府瀍曹其親在河陽里第仁傑赴并州立比太行山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解琬爲監察御史丁憂去職則天以解素習邊事起復舊官今往西城安撫夷虜抗表懇辭太后嘉之下勅曰解琬孝性淳厚言詞哀切固辭強奪之榮乞就終憂之典足以激揚風俗敦獎名教宜遂雅懷仍其所請仍俟服闋後赴上

朱寶積羸州人自喪親後廬於墓側遂至踰年竟以毀卒

姚元之爲鳳閣侍郎同三品長安四年以母老表請解政歸養待詔則天下詔特從之以克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

王友貞瑯琊人弱冠母病篤醫云唯噉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求理乃割股肉以貽親病尋愈貞亦無毒痛則天聞而奇之就其家驗問特蒙旌表

潘元祚江夏人居親喪結廬墓次負土成墳
李迥秀睿宗時爲鴻臚卿性至孝事母甚謹母氏庶

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
迥秀卽時出之或止之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
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色苟違何敢
留也

崔沔爲祠部員外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沔以母老
疾在東都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繇是改爲
虞部郎中

李日知爲給事中事母孝母年老嘗疾病日知取
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
婦邑號而卒將塋發引吏人齋詣命而至日知在路

旣見卽時殞絕久之乃蘇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
人知境時聞其孝弟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
服闋累遷黃門侍郎

王希夷徐州滕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以牧
傭供塋畢隱於嵩山

蘇頌居父環喪詔起復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
夫頌抗表固辭詞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
韋虛心有孝行丁父憂哀毀過禮鬢髮盡白朝廷深
所嗟尚

王維事母崔氏以孝聞閭門雍睦爲衆所推天寶中

爲庫部郎中母終茹荼柴立殆不勝喪

楊嵩珪陳留封丘人母亾負土成墳於所居別立靈几畫父母形貌享祀十有餘歲

韓難隨華原人父亾廬於墓側凡十六載

楊縮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其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訪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學正字

李畬爲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而死

高郢父伯祥先爲好時尉天寶末盜據京邑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郢位至僕射

陳配鐘州鼓城人君父喪哀毀髮落廬於墓側不掩墓門

楊炎爲起居舍人以親老去官父沒廬於墓側

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醢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卽取其醢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醢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戒其父死直言亦自此病瘳

崔縱爲金部員外以父渙貶道州刺史縱棄官從養父卒累遷太嘗卿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太僚每加笞詆縱率妻子候

顏敬順不怠時以爲難

奚陟爲左拾遺丁父憂哀毀過禮親朋敬愍之德宗幸興元召陟拜起居郎翰林學士陟辭以疾病久不赴職

郭曜汾陽王子儀之長子子儀薨曜居喪甚得禮節若儒家子居無何寢疾病或勸其子茹葱若薤竟不屬口而卒位太子少保

第五琦爲太子賓客琦子峯婦鄭氏女皆以孝聞旌表其門

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秀實水漿不入口七日母

病間然後飲食及父沒哀毀過禮位司農卿

張浦父子產爲柳州臨武令杖殺員外尉周少達有司斷當絞之浦表請代父死不許

張進昭廬州巢人母先患狐刺左手落經十三年乃亾進昭自截其腕廬於墓側

李愬西平王晟之子秀出昆季間愬早喪所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總愬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衰服旣練丁父艱愬與仲弟憲廬於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宿徒跣復往德宗知不可奪遂許終制位太子少保

歸崇敬蘇州吳人少勤學以經業擢第遭喪父母哀毀以孝聞位兵部尚書致仕

孔述睿越州人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聞既孤俱隱於高陽山

崔衍尚書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爲富平縣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行責詬命僕隸梓於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噉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

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繇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郇每多取母子錢使其子以契書徵負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鄭珣瑜初爲大理評事以養母資祿求授陽翟縣丞路隨泌之少子泌爲渾城從事與吐蕃會盟而陷隨方孩提後稍有知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食不加肉母氏言其貌肖泌遂終身不炤鏡其後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䟽陳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以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

及憲宗卽位前年蕃使復款塞隨五獻章上陳又投書哀訴於宰相裴垪藩皆協力爲奏言帝允之命徐復等聘之後乃令答詔疏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隨君喪益以孝聞後位至相輔令狐楚貞元七年登進士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廷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卽還太原人皆義之及丁父憂以孝行聞位山西南道節度使

柳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繼親薛氏三十年姻親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元和中爲湖南觀察使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視致書宰相乞分司雒陽以便奉養移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竇辟扶風人兄弟登進士科者三人唯辟獨爲處士以節操聞及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位容管經畧觀察使

蔣冽兄弟丁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栢千餘株位尙書左丞

劉敦儒子玄之曾孫母有心病日鞭箠人乃安子弟
僕使不堪其苦皆逃遁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懈體嘗
流血及母終居喪致毀維中人謂之劉孝子元和九
年權德輿留之東都表其志行制授左龍武軍兵曹
分司東都

歸登字冲之雅實弘厚事繼母以孝稱位工部尚書
李建字杓直隴西人父震雅州別駕建少孤家代貧
無餘業與伯造仲兄遜於荆南躬耕致養位刑部侍
郎

周僧達繼母卽獨孤鉉之女弟也鉉長慶初爲甲弘
正鎮州從事及王庭湊作亂從事皆遇害鉉時奉使
隣境故得免死其母及血屬昔爲庭湊所囚初僧達
母因隨親至鎮州亦爲庭湊所囚鉉聞軍亂懼不敢
入留於境上僧達時在京聞亂奔赴鎮州謁庭湊論
以逆順之理庭湊雖不能納感其忠孝之心遂許僧
達迎其親以歸當時朝議獎僧達之行授渭南縣尉
貶鉉爲硤州司戶自此鉉爲士所鄙

烏漢弘父重喬卒起復受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
乞終父服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受官

薛莘父嵩爲昭義節度莘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

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革知留後務革僞許之讓於伯父萼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

路敬淳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竟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識也

潘師正者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

韋處厚字德載幼有志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結廬於墓次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崔從舉進士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乞推官以父憂去職與兄熊廬於塋次手植松栢免喪閑居數歲

史禱郢州長壽人年齒尚幼母亾廬墓被髮泣血誓志終身

丁公著字平子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隣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異其幽贊父緒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通開元禮授集賢較書郎較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毀之客人爲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

羅讓爲咸陽尉丁父憂喪服既除尚麻衣茹荼不從四方之辟者十年

許康佐登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輕
怪笑而不答及母亾服終不就候府之辟君子知其
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位禮部尙書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
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隨鄉賦

王龜興元節度使起之子徵授左拾遺久之方至以
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筆闕於供侍乞罷今
職以奉晨昏優詔許之

崔瑒爲左拾遺充史館脩撰天祐末進狀以堂叔母
在孟州濟源私庄累月抱疾加甚無兄弟可以奉養

強近可以告投兼以年將七旬地絕百里闕親藥膳
不迫曉夕今欲暫乞假躬往侍疾粗展餉勞免違教
義稍獲痊損奔赴闕廷勅旨宜依

梁杜曉父讓能唐末爲相賜死於臨臯驛曉居喪柴
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年升喪沉跡自廢者將
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喬判鹽鐵奏爲巡官試較書
郎尋除畿尉直弘文館皆不起及哀帝東遷雒陽宰
臣崔遠判戶部又奏爲巡官兼殿中或語之曰嵇康
誅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濤以切理勉之乃仕孝子
之志其忍令杜氏以時鋪席祭其先人而嗣者同匹

庶乎曉乃就官

張策少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關策遂反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父艱以孝聞服蒲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後王行瑜紳邠州辟爲觀察支使行瑜敗死策與婢肩輿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塞積雪爲行者所哀太宗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

張文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哀毀過人李珣爲監察御史丁內艱又其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喪事珣與弟琪當臘雪以單纊扶杖御哀告人曰

是兩克還祔而珣目不過食一溢嘗羸臥喪廬中不能興大爲時賢所歎憂闋再徵爲御史以疾不起成泂之鎮荊州辟爲掌書記踰時乃就後唐張郎叔父憲爲莊宗魏博推官王師與梁軍戰不利憲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多陷水而沒憲與郎履水而行將及岸水陷郎號泣以馬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郎曰忍觀季父如此俱死無恨郎偃伏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於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沒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也遣使慰勞

韓德潞州屯留人同光中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墓側
楚彥安宋州人同光中遷塋父母廬於墓隧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
祭辨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晉尹玉羽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直杖
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管履甚不變倚廬制閤隱居
杜門無召官之急位少府監致仕

張希崇初仕後唐爲汝州防禦使既之任遣人迎母
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版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
歎爲靈武節度使事母至謹每食則侍立而後進待

盥漱畢方退時議高之

朱穀許州人天福初父死廬於墓次

王會濮州人居父母喪相次廬墓

李澤濮州人刻木爲父割股乳奠祭廬墓持服

張福曹州冤句人居親喪廬於墓次

王殷少爲華州小較謙謹好禮事父母尤謹積勞至
華州軍指揮使殷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
命不從殷必不敢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爲刺史
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及母
臥未幾有詔起復殷上章乞終喪紀高祖嘉而從之

崔柁爲開封尹王贊從事柁父淶有疾謂親友曰死
生有命無以醫爲也柁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
泣告於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淶終莫之從及丁憂
哀毀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
乃就列焉

史仁詡陳州項城人爲母守墳三年父贊終復結廬
持服

馬全節事母王氏至孝全節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
盡其敬

陳思讓爲衛州刺史父審確任金州防禦使事母併
思讓奔喪近代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候詔
去郡聞者嘉之

顏衍爲河陽節度副使知州事在孟津半歲得家問
以父在營立有風痺其候稍加衍不奏棄官而去及
星行至郡父疾如常衍則侍疾不復有食祿之心居
歲餘父以疾不能起衍親自掬矢嘗膳未嘗輒倦聞
者高之開運中爲御史中丞以母老衰羸拜章請告
除戶部侍郎衍求扶持還鄉少帝從之

劉遂清性至孝居父之喪殆至滅性鄉里稱之
魚崇諒爲工部侍郎翰林院學士以母年高多疾思

歸陝州再上章乞扶侍西行太祖不許解官以本官給假歸賜母衣服錢絹茶藥以遣之

嘗貞陳州項城人葬父母後廬於墓側披髮跣足一十三年

宗脩已濟州金鄉人父母俱葬送後辮髮跣足一夕截指祭奠廬於墓所立碣書佛經

劉表徵顯德中爲浚儀縣令上章以母氏衰老乞解官歸養從之

冊府元龜

